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備然而往備然而來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又昂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為事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實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頡頏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運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物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情又豈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敬而勿怨之定者積而能散人之所為為無不為之所欲所欲者無不玩也藏心之所為而多關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租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親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
變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為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
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
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
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
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
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
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

之理也貴身愛生以斷不死是豈達於理
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
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
厚若是而斷久生是蓋惑也夫情之好惡
有以揀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動吾行
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
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斷久
生之為乎此孟孫陽所以問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斷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
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
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於其間哉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
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
賤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
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况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
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
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愛不死
何之是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
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為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
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揜拂
非以生為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
而無所覲覲非以死為惡也無不廢無不
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遠遲速

於其間哉

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胃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於其間哉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為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為人者也為人者不可以失己為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意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為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為人太以其自為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揚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為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為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况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况悉天下乎哉揚朱之行失之為我不放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謗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為辱殞身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揚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疑揚子責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揚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使若肌膚獲黃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然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者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聃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己而濟物然為己者固不夫人而為人者固不失己揚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揚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遠為之耶揚朱之行過於為己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樂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為有蔽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聃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
 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成感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壽者也鯀治水土
 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為暴業事雖惟荒土功
 子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
 突舜禪卑官室美級見感感然以至於死此
 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勿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邢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使免其身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
 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感感然以至於死
 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
 之暇死有萬世之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
 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遑者矣求諸方寸未有
 不攬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
 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紂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
 威足以震海內惑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
 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
 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
 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
 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
 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
 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此與株塊無以異矣
 盧騷著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
 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
 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
 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
 同然則名實美辨憂樂美擇此遊方之外
 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
 窮美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遑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感感然以至
 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
 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
 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
 死烏觀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老牽一羊奔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速也
 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
 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
 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
 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
 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於機萬石之鐘不為蓬撞起音鯤非溟濛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晰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成或隱或顯僊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焉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速速之間耳

以速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遠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

速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速速之間同於泯地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時之虛譽現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迷成迷衰代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昏易我係勞形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纏繳終身役役曾不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含并

以為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若鉅有介然之知存乎胸中而以自營為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

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

- 二為名
- 不敢恣其所行

- 三為位
- 曲意求通

- 四為貨
-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

遠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執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干譽者為名尊爵者為

位逐利者為貨內有違違之心則外有怵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固不惟畏也終身役役不須史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知其分定無然欲羨則處靜以休息為往而不暇謂之適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范曰壽者懼懼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感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無畏利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通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欲羨之心故時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幹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毀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也位^也急一朝處以柔毛絳^也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德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况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赭服黼履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隕室絲曠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不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藍芹泔于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慘於腹衆西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是愚智相譏而欲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揚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絀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雖內刑者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宜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之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可易故無夸跋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乎期費則盈嗜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陰陽之冠矣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弊之旨而以是為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賊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慈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物者欲物我無利此古之道也

需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失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直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與名還與眾人非所以斷無憂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可勢重骨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奸人之盜名又烏知至人以為己桎梏而有所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光 散人 高守 元集 德八

說符 報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辨神立事以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進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况符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於之義相因倚伏之相辨言而驗之豈苟然哉契手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後天下之人皆逆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德叙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以自祛其著者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